

內政部註冊執照第四九八號註冊證照

蔡東藩著

後漢通俗演義

附三國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三冊

(7)

第五十一回 受一錢廉吏遷官 効羣閹直臣伏闕

却說第五種見忤權閹，被徙朔方，已是冤屈得很。那知單超更計中有計，叫他前往朔方，實是一條死路，不使生歸。蛇蝎心腸原來朔方太守董援，乃是單超外孫，一聞第五種將到，自然摩厲以須，即欲將種種處死。種前爲高密侯相，嘗優待門下掾孫斌，斌此時已入京當差，偵知超謀，亟語友人閻子直甄子然道：「盜憎主人，山來已久，今第五使君當投裔土，偏有單超外孫爲彼郡守，是明明前去送死哩！我意欲追援使君，令得免難。若我奉使君回來，計惟付汝二人，好爲藏匿，方可無虞。」閻甄二人齊聲應諾。於是斌率俠客數人，星夜追種，行至太原，幸得相遇，當然格斃送吏，由斌下馬讓種，斌隨後步行，一晝夜行四百里，纔得脫歸，就將種交與閻甄二家，匿處數年。至單超已死，徐州從事臧晏爲種訟冤，始得邀赦還鄉，正命考終。幸有義友惟單超於延熹二年病死，詔賜東園祕器，及棺中玉具，到了出葬時候，復發五營騎士與將作大匠築造墳塋，更令將軍侍御史護喪，備極顯赫。嗣是左悺具瑗、徐璜、唐衡等四侯，越覺驕橫，統皆起第宅，築樓觀，窮工極巧，備極繁華，又多取良人美女，充作姬妾，衣必綺羅，飾必金玉，幾與宮中妃嬪相似。假夫妻有何樂趣？所有僕從婢媼，亦皆乘車出入，倚勢作威。都中人爲作短歌道：「左悺天，具瑗坐，徐臥虎，唐兩墮。」兩墮，謂墮意所爲，不拘一格，或作兩爲兩者誤。四侯權焰熏天，只苦不能生育，於是收養螟蛉，或取自同宗，或乞養異姓，且買奴爲子，謀襲封爵。兄弟姻戚，都得乘勢攀援，出宰州郡。單超弟安得爲河東太守，弟子匡得爲濟陰太守，左悺弟收得爲陳留太守，具瑗兄恭得爲沛相，徐璜弟盛得爲河內太守，兄子宣得爲下邳令。這班權閹家屬，祇是無能，但知作威作福，可憐那無辜百姓，枉受折磨，無從呼籲。就中有下邳令徐宣，才爲恭儉，蒞任以後，有所謂定罪，并他到手，不管甚麼理法。故汝南太守李嵩籍隸下邳，生有一女，却是美貌，似花守身如玉，宣早聞他

德容兼工，求爲姬妾，李嵩雖已去世，究竟是故家世族，怎肯將黃堂太守的女兒，配做閹人子弟的次妻？當然設詞謝絕。那知宣懷恨在心，既做了下邳令，就潛遣吏卒，闖入嵩家，竟將嵩女劫取了來。嵩女寧死不從，信口辱罵，惹得徐宣性起，指揮奴僕，將嵩女褫去外衣，赤條條的綁住柱中，要他俯首受污。嵩女倔強如故，宣反易怒爲笑，取出一張軟弓，搭住箭幹，戲把嵩女作爲箭靶，接連射了好幾箭，斷送了名媛性命。反擲弓地上，大笑不止。當下將女屍拖出，棄葬城東。令人髮指嵩家失去嬌女，自然向太守鳴冤。偏太守憚宣威勢，不敢按驗，一味的延宕過去。經嵩家再四催請，終無音響。可巧有個東海相黃浮，剛正著名，不畏強禦，當由嵩家具詞申控。果然朝進冤詞，夕蒙批准。下邳爲東海屬縣，浮正好秉公辦理，立飭幹吏傳到徐宣，面加訊鞫。宣尚狡詞抵賴，再將宣家屬一併拘入，無論老少長幼，各自審問，免不得有人招認。一經質對，宣亦無從狡展。催逼仗着乃叔勢力，不肯服罪。浮竟命左右褫宣衣冠，將他反剪，喝令推出斬首。掾史以下，爭至浮前諫阻。浮奮然道：「徐宣國賊，淫兒無道，今日殺宣，明日我即坐罪，死亦瞑目了！」好一個鐵面官。說着，即起座出轅，親自監斬。榜罪通衢，暴屍市曹，郡中無不稱快。獨徐璜得宣死耗，大爲怨恨，便入白桓帝，捏造謊言，只說黃浮得了私賄，妄害姪兒。桓帝信以爲真，即將浮革職論罪，輸作左校。嗣復令左愴兄勝爲河東太守，皮氏縣長趙岐，恥爲勝屬，即日棄官歸里。岐爲京兆人，總道歸山守志，可以無虞。那知京兆尹換一新官，乃是唐衡兄玠，與岐有隙，誣稱岐竊帑逃回，飭吏收捕。岐先得風聲，走匿他處。吏役無可報命，索性把岐家族盡行拘去，迫令將岐交出。岐開全家被繫，奔竄益遠。那裏還敢投案？唐玠即將岐家族數十人，一體駢戮。只有岐隱姓埋名，逃至北海市中，賣餅爲生。北海人孫嵩，見岐儀容雅秀，料非凡品，因即載與俱歸，藏置複壁中。後來諸唐失勢，岐乃復出，再拜并州刺史。事見後文。

且說太尉黃瓊，因病免官，繼任爲太常劉矩。矩係沛人，前爲雍邱令，以禮化民，民有爭訟，輒傳引至前，提耳訓告，說是忿恚可忍，縣署不可入，使他歸家自思，兩造聞言感悟，往往罷去。因此獄訟空虛，循聲卓著，累遷爲朝中首

輔，頗號得人。未幾司空虞放，亦因事免歸，再召黃瓊爲司空，瓊固辭不獲，勉強就職，月餘復乞休歸去。乃進大鴻臚劉龍爲司空，龍籍隸東萊，曾出守會稽，除煩苛，禁非法，郡中大治，被徵爲將作大匠，襁被起行，途遇五六老叟，各賣百錢，奉作贖儀，龍慰諭道：「父老遠來送行，得毋太苦？」諸老叟齊聲道：「山谷衰民，未識朝儀，但知前時太守，專務苛征，郡吏奉令催迫，日夜不絕，無人敢安。今自明府下車以來，吏不追呼，犬不夜吠，小民何幸，得遇使君？乃聞朝廷徵公內用，無從挽留，不得已來此送公，明知百錢不足爲贖，惟思公兩袖清風，不願多受，區區奉敬，聊表誠意罷了！」龍溫顏答道：「我政何能盡如叟言？只是煩勞父老，求便却情。」說至此，即將諸老叟所奉各錢，選出大錢一枚，總算收受，餘皆却還，遂與諸老叟拱手告別。後人稱爲劉龍一錢，便是爲此。可傳不朽。龍人都爲將作大匠，轉調大鴻臚，超遷司空，與劉矩同爲東漢良輔，且當時司徒种暉亦有重名，三人齊心輔政，閭閻稍稍欣迹，號稱清平。故太尉李固幼子燮，奉詔徵入，見四十八回。向姊文姬辭行，文姬戒燮道：「我家血食將絕，幸存我弟，得延一脈，重見天日，此去不患不得官，惟得官以後，宜杜絕交游，勿妄往來，更不可恨及梁氏，或有怨言，否則牽連主上，禍且重至了！」一奸姊姊。燮唯唯而去，入朝得爲議郎。已而王成病逝，燮追憶舊恩，依禮奉葬，每遇四節，必特設上賓位置，虔誠奉祀，王成保釐李燮亦見前文。這也可謂以德報德，不負恩人了。延熹三四年間，西羌復叛，護羌校尉段熲屢次出討，無戰不捷，可奈羌衆刁頑，出沒無常，此去彼來，彼仆此起，累得河西一帶，雞犬不寧。燒當燒何諸羌，先寇隴西金城，已被段熲擊退。嗣又有先零羌等，進寇三輔，轉入并涼二州，段熲復調集湟中義從諸兵，前去堵截。偏涼州刺史郭閼貪功忌能，多方牽掣，軍使不得進，義從諸兵役久思歸，陸續潰叛。郭閼且上書劾熲，反咎他不能撫下，遂致朝廷震怒，逮熲下獄，輸作徒刑。河西失一長城，羌衆愈熾，時皇甫規爲泰山太守，平定劇賊，叔孫無忌威震一方，他本家居安定，熟悉羌情，因聞叛羌猖獗，志在奮效，乃即慨然上疏道：

自臣受任，志竭愚鈍，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，中郎將宗資之信義，得承節度，幸無咎譽。今猖賊就滅，秦

山路平，復聞羣羌並皆反逆，臣生長邪岐，年已五十有九，昔爲郡吏，再更叛羌，預籌其事，有誤中之言，臣素有痼疾，恐大馬齒窮，不報大恩，願乞充官，備單車一介之使，勞來三輔，宣國威澤，以所習地形兵勢，佐助諸軍。臣窮居孤危之中，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，自鳥鼠山至東岱，其病一也。力求猛敵，不如面平，勸明吳孫，未若奉法前變，未遠，臣誠感之，是以越職盡其區區，伏賜垂鑒。

這疏呈入，有詔令規爲中郎將，使持節監關中兵，往討諸羌。規受命西行，既至涼州，立即部署兵馬，出擊羌衆，斬首至八百級，羌衆乃退。規復曉諭威信，隨機招撫，相率畏懷，互爲勸降，投誠至十數萬人。到了次年，沈氏羌又入寇張掖，酒泉規發降羌往禦，適值暮春霖雨，疫氣薰蒸，軍中陸續傳染，十死三四。規親至營帳，巡視將士，三軍感奮，壁壘一新。羌人望風震懼，遣使乞降。安定太守孫儁，屬國都尉李翁，督軍御史張稟，資殘狼籍，多殺降羌。涼州刺史郭閎，漢陽太守趙熹，又皆倚恃權貴，不遵法度。規按罪條奏，或免或誅，羌人更不勝感激，翕然聽命。沈氏羌豪滇昌、饑猛等，帶領十餘萬口，共詣規營，長叩請罪。當由規善言撫慰，扶令起身，延入座中，曉示禍福利害。滇昌等應聲如響，歡躍而去。石官試想，如皇甫規這番功績，應該從優議敘，晉錫崇階，誰知朝中府豎，因他劾去私黨，且沒有甚麼私贈，竟在桓帝面前交相譏構，反譖規賄囑羣羌，虛詞降服。桓帝糊塗得狠，遽下筆書責規，規憂憤交并，因復上書自訟道：

四年之秋，戎蠢醜戾，爰自西州，侵又涇陽，舊都懼駭，朝廷西顧，明詔不以臣愚驚，急使率軍就道。幸蒙威靈，得振國命，羌戎諸種，大小稽首，所省之費，約一億以上，以爲忠臣之義，不敢告勞，故恥以片言白及微效。然比方先事，庶免罪悔，前踐州界，先奏郡守孫儁，次及屬國都尉李翁，督軍御史張稟，旋又劾涼州刺史郭閎、漢陽太守趙熹，陳其過惡，執據大辟。凡此五臣，支黨半國家，下至小吏，所連及者，復有百餘。吏託報將之怨，子思復父之恥，載輦馳車，懷糒步走，交構豪門，競流謗議。云臣私賄諸羌，難以錢貨，若臣以私財，則家無擔石，如物出於官，則文

簿易考，就臣愚惑，信如言者。前世尚遣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，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，則良臣之才略，兵家之所貴，將有何罪？負義達理乎？自永初以來，將出不少，覆軍有五，動資巨億，有旋車完封，輸入權門，而名成功立，厚加爵賞。今臣還督本土，糾舉諸郡，絕交離親，戮辱舊故，衆謗陰害，固其宜也。臣雖汙穢，廉潔無聞，今見覆沒，恥痛實深，傳稱鹿死不擇音，謹冒昧略上。

桓帝得書，雖然免譴，但仍將規召還都中，使爲議郎。中常侍徐璜、左悺，尚欲向規求賂，屢遣私人問規功狀，規終不一答。璜等惱羞成怒，再將前案提起，迫規就吏。規毅然對簿，詞不少屈，親友屬僚，多勸規從權，貶節，且各欲爲規釀貨，餽遺權閹，規誓死不從。於是羅織成獄，說是餘寇未絕，坐繫廷尉，罰令至左校署充工。可憐可嘆，幸虧三公從中解救，又有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，詣闕陳書代規鳴冤，規始得赦罪，罷遣歸家。會南中變起，長沙零陵一帶，盜賊嘯聚，進攻桂陽、艾縣，賊又相繼響應，焚長沙、掠益陽、零陵、武陵諸蠻，復乘勢蠢動，四出劫掠。御史中丞盛修奉詔往討，反爲賊敗。南郡太守李肅棄城逃生，主簿胡爽叩馬諫諍，被肅殺死。朝廷捕肅處斬，廕恤爽子，特令太常馮緄爲軍騎將軍，督兵勦賊。緄見前時所遣將帥，往往被宦官陷害，因請中常侍一人偕行，監察軍費，乃命張敞監軍。前武陵太守應奉，有德及民，輿情翕服。緄又調令同往，及抵長沙，便使奉曉諭賊衆，賊果釋械請降。進擊武陵蠻，斬首四千級，受降十餘萬。荆州平定，緄歸功應奉，薦爲司隸校尉，自乞骸骨歸里，有詔不許。惟宦官向緄索賂，不得如願，遂嗾使監軍張敞奏稱緄挈美婢二人，戎服從軍，又至江陵勒石紀功，妄爲夸張，請下吏案驗。尚書令黃儁謂緄無罪，纔得罷議。越年桂陽復亂，由太守陳奉討平，緄終坐此免官。狐鼠憑城，難爲功狗。前冀州刺史朱穆復起爲尚書，目睹宦官驕橫，不忍緘默，因申疏力諫道：

案本朝故事，中常侍參選士人，建武以後，乃悉用宦者，自延平以來，寢益貴盛，假貂璫之飾，處常伯之任，天朝政事，一更其手，權傾海內，寵貴無極，子弟親戚，訢荷榮任，故放濫驕溢，莫能禁禦，凶狡無行之徒，媚以求官，恃

勢怙寵之輩，漁食百姓，窮破天下，空竭小民，愚臣以爲可悉罷省，遵復往初，率由舊章，更選海內清淨之士，明達國體者，以補其處，則陛下可爲堯舜之君，衆僚皆爲稷契之臣，兆庶黎民，蒙被聖化矣。

疏入不省，朱穆待了數日，未見批答，乃入朝進見，伏闕面陳道：「臣聞漢家舊典，嘗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，省覽尚書事，又有黃門侍郎一人，傳發書奏，這三人統用士族，自和熹太后臨朝，不接公卿，始用閹人爲常侍小黃門，通命兩宮，嗣是以後，權傾人主，窮困天下，今宜一律罷遣，博選耆碩，與參政事，方可追復前規，再臻盛治。願陛下勿疑。」桓帝聽着，默不一答，面上且現出怒容，穆伏不肯起，當由左右傳旨令退，好多時方纔起來，徐徐退去。宦官恨穆切直，屢加詆毀，穆憤不得伸，疽發背上，未幾病終，享年六十有四。總計穆居官數十年，蔬食布衣，家無餘產，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，虔恭機密，守死善道，宜蒙旌寵。桓帝乃下詔褒敘，追贈穆爲益州太守。先是穆父頤爲陳相，修明儒術，頤歿後，由穆與諸儒考依古義，諡爲貞宣先生。及穆病逝，陳留人蔡邕復與門人述穆體行，諡爲文忠先生。前太尉黃瓊家居二年，老病益劇，自思權閹當道，未能力除，常引爲己憾，特草成遺疏千言，使人賫至闕廷，由小子節錄如下：

陛下初從藩國，爰升帝位，天下拭目，謂見太平，而卽位以來，未有勝政，諸梁秉權，暨宦充朝，重封累職，傾動朝廷，卿校收守之選，皆出其門，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，殷滿其室，富擬王府，勢回天地，言之者必族，附之者必榮，忠臣懼死而杜口，萬夫怖禍而木舌，塞陛下耳目之明，更爲讐瞽之主，故太尉李固杜喬，忠以直言，德以輔政，念國忘家，隕歿爲報，而坐陳國議，遂見殘滅，實愚切痛，海內傷懼。又前白馬令李雲，指言宦官罪穢宜除，皆因衆人之心，以救積薪之敝，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，懼雲以忠獲罪，故上書陳埋之，乞同日而死，所以感悟國家，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，衆又并坐，天下尤痛，益以怨結，故朝野之人，以忠爲諱，尚書周永，昔爲沛令，素事梁冀，藉其威勢，坐事當罪，越拜令職，及見冀將衰，乃陽毀示忠，遂因姦計，亦取封侯，又黃門協邪，羣輩相黨，自冀興盛，腹背

相親，朝夕圖謀，共構姦宄，臨冀當誅，無可設巧，復記其惡，以要爵賞；陛下不審別真偽，復與忠臣並時顯封，使朱紫共色，粉墨雜陳，所謂抵金玉於沙礫，碎珪璧於泥塗，四方聞之，莫不憤嘆。臣至頑鷥，世荷國恩，身輕位重，勳不補過，然懼於水歿，負豎益深，敢以垂絕之日，陳不諱之言，庶有萬分，無恨三泉。

這本奏章，也是自知必死，盡言規主，怎奈桓帝沈迷不醒，看了這班刑餘腐豎，好似再造恩人，無論他如何兇橫，總是不忍揮逐，坐使赤膽忠心的黃世英，（世英，字世英）飲恨以終，計聞朝廷，總算予諡忠侯，追贈車騎將軍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臨死猶聞上諫章，良言未用志難償；
臣軀雖逝忠常在，贏得千秋一字香。

黃瓊既歿，四方名士爭往會葬，多至六七千人。獨有一儒生前來弔喪，舉動行止與衆人迥不相同。欲知此人來歷，待至下回表明。

東漢時代，循吏頗多，往往升任三公，巨輔王堂，而朝政未聞有起色者。若夫其明內蔽羣小，而三公不能久任故也。試觀劉寵之卸任，會稽僅受一錢，其生平之廉潔可知；及擢任司空，與劉矩、神祐等同心輔政，應不難坐致太平，然而庸主之昏迷如故，雖有良輔，無能爲力。況置三公如弈棋，不久而皆聞罷免耶？段熲、皇甫規、馮緄等，並有功加罪，朱穆力諍而不用，黃瓊死諫而不從，漢之爲漢，大勢可知。事待黨錮禍起，正士一空，而始見東京之淪替歟？

第五十二回 導後進望重郭林宗 易中宮幽死鄧皇后

却說黃瓊歿後，會葬至六七千人，就中有一儒生，行至塚前，手攜一筐，從筐中取出絮包，內裹乾雞，陳置墓石，再至塚旁汲水，即將乾雞外面的絮裹，灑入水內，絮本經酒漬過，入水猶有酒氣，當下取絮酬墓，點點滴滴，作爲奠

禮復向筐內探出飯包，藉用白茅，然後拜哭盡哀，起身攜筐，掉頭竟去。會葬諸人，先見他舉動異常，不便過問，惟在墓旁歛坐默視，到了該生去後，方交頭接耳，猜及姓名，太原人郭泰，首先開口道：「這定是南昌高士徐孺子呢！」陳留人茅容，素善高談，便應聲道：「郭公所言，想必無訛，容當追往問明便了！」說着，即據鞍上馬，向前急追，約行數里，果得追及，問明姓氏，確係徐稱，表字孺子，容便沽酒設肉，與爲賓主，兩人小飲酣酣，性情款洽，容乘間談及國事，稱微笑不答，惟問至稼穡，方一一相告，待至飲罷，彼此起身揖別，彈始與語道：「爲我謝郭林宗，黎李林宗大樹將顛，非一繩所能維，何必栖栖皇皇，不遑寧處呢？」見識獨高。容即返告郭泰，泰不禁嘆息，或向泰進言道：「茅生非不可與言，孺子乃未肯與談國事，豈非失人？」泰搖首道：「孺子爲人，清廉高潔，飢不可得食，寒不可得衣，今爲季偉飲食，明是視爲知己，刮目相看，若不答國事，便所謂智可及，愚不可及哩！」看官聽說，這季偉就是茅容表字，容家居陳留，年至四十餘，在野躬耕，與同儕避雨樹下，衆皆踴躍，惟容整襟危坐，郭泰適過道旁，見容造次盡禮，就揖容與語，借着尋宿爲名，意欲寓居容家，容坦然允諾，留泰歸宿，黎明即起，殺雞爲黍，泰總道是餉客所需，未免過意，不去，那知容是殺雞奉母，及與泰共餐，只有尋常菜蔬，未得一聽，泰食畢與語道：「君真高士，郭林宗尚減性縮膳，儲待賓客，君乃孝養老母，好算是我良友了！」因勸令從學，終成名士。泰明能知人，素好獎引士類，後進多賴以成名，鉅鹿人孟敏，嘗負甕墮地，不顧而去，可巧泰與相值，召問敏意，敏直答道：「甕已破了，回顧何益？」泰見他姿性敏快，亦勸令游學，果得成名。陳留人申屠蟠，九歲喪父，哀毀過禮，服闋猶不進酒肉，約十餘年，當十五歲時，聞得同郡孝女緱玉，爲父報讎，殺死夫從母兄李士，被繫獄中，他即邀集諸生，替玉訟冤道：「如玉節義足爲無恥子孫，隱加激勵，就使不遇明時，尚當旌表廬墓，况一息尚存，遭際盛明，怎得不格外哀矜呢？」順有俠氣外黃令梁配，覽書感動，乃減玉死罪，但處輕刑，鄉人稱爲義童，惟因家世貧賤，不得已備作漆工，泰聞蟠義俠有聲，特往與相見，假資勉學，蟠遂得以經藝名家，此外教授子弟，不下千人，惟不願出仕，故太尉黃瓊等，屢次辟召，泰終不應，有人從旁勸駕，泰

喟然道：「我夜觀乾象，盡察人事，天已示廢，如何再能支持呢？」話雖如此，但尚周游京邑，誘掖後進，不遺餘力。

時有蒲亭長仇香，以德化民，嘗令子弟就學，其年大化，有頑民陳元不孝，被母告發，香親至元家，爲陳人倫孝行，反覆曉諭，元不禁感泣，立誓悔過，終爲孝子。考城令王逸，聞香賢名，召爲主簿，且與語道：「君在蒲亭，使陳元不罰而化，政績可嘉，但古人有言：『嫉惡如鷹鷂。』」君得毋尚少此志麼？」香答道：「鷹鷂究不若鸞鳳，香所以不願出此哩！」逸嘆息道：「荆棘非鸞鳳所栖，百里非大賢所駐，今日太學諸生，曳長裾，蜚聲譽，皆不若主簿，何若鸞鳳居此，埋沒一生？」香辭以無資，逸持俸一月，遣令入都。栽培名士，當效郭林宗。香既進太學，與同郡符融毗舍鄰居，融性喜交游，賓客不絕，見香閉門白處，便乘暇過語道：「京師爲人文淵藪，英雄四集，君奈何不與結交？」香聞言，正色道：「天子設太學，難道使諸生徒騁游談麼？」說得符融嗒然若喪，俯首趨出。既而融轉告郭泰，泰投刺往訪，與談數語，當即起拜道：「君足爲泰師，不止爲泰友哩！」嗣香學成歸里，仍然杜門謝客，無心仕進，隱居終身。惟泰往來如故，雖係屠沽卒伍，向他問業，無不收受。陳國童子魏昭慕泰重名，踵前相請道：「經師易遇，人師難求，願爲先生供給灑掃。」泰即令爲弟子，隨時指導，旋即成材。扶風人宋果，行爲麤暴，太原人賈淑，性情險惡，皆經泰曲示裁成，化爲善士。因此遠近景仰，無不歸懷。泰嘗至陳梁間，途中遇雨，雨墜一角，時人乃故意仿效，號爲林宗巾，可見得人心向慕，遠近從同了。前光祿勳主事范滂，與泰相識，或問范滂道：「郭林宗究係何等？」滂應聲道：「隱不違親，貞不絕俗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此外非我所敢知呢！」後來泰丁母憂，悲戚過甚，竟至嘔血，杖而后起，出視廬前，見有生芻一束，置諸地上，因即問明旁人，纔知有人弔喪，置芻自去。當下因感生慨道：「這又是徐孺子所爲！」詩經有云：「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。」我有何德，足以當此？其實徐孺寓意，仍教他墊居空谷，毋致繁雜的意思，就是徐孺前祭黃瓊，亦無非追懷舊誼，自表餘情，並不是慕瓊動名。來趕這熱鬧場，從前瓊在家授徒，稱輒過訪經義及瓊備歷顯階，却絕迹不赴，瓊遣吏辟召，亦俱謝絕。他如陳蕃爲豫章太守時，懸榻待稚，稱間或往來。見前文。

聞善入爲尚書令，也不復往謁。善將釋名登諸薦牘，又屢徵不起。善却在朝多年，屢退屢進，平時輒因事匡諫，往往未見施行。無道則隱，何不效徐孺子？先是侍中爰延，在宮值差。桓帝嘗問延道：「卿視朕爲何如主？」延以中主相對，桓

帝又問爲何因，延復說道：「尚書令陳蕃任事，即治中常侍黃門與政，即亂臣故知陛下可與爲善，可與爲非。」論

桓平九

桓帝雖隨口稱善，進延爲五官中郎將，但究不能重任。陳蕃會因客星經犯帝座，延又勸桓帝任賢去邪，終

不見從。延稱病引去，蕃仍守原職，未聞乞休。及調任光祿勳，正值車駕出幸河南，校獵廣成苑中，陳蕃上疏諫阻，略言時當三空，不應畋遊。三空是田野空，朝廷空，倉庫空，却是確中時弊，並非虛言。偏桓帝游興方濃，未肯中止，再加一班左右近臣，巴不得乘輿出幸，好乘此子取子求，自飽欲壑。於是奉駕南行，沿途需索，不可勝計，到了罷獵回宮，已皆貪囊充牣，喜躍而歸。小人無一不貪財。

太尉劉矩，司空劉寵俱因災異相尋，坐譴免官。司徒种嵩又復病歿，桓帝特進太常楊秉爲太尉，衛尉許栩爲司徒，周景爲司空。秉即楊震次子，父子相繼爲太尉，士論稱榮。周景在衛尉任內，正直無私，素與楊秉氣誼相投，至同列臺階，遂聯名上奏，請將中官子弟悉數罷斥。桓帝總算依從，黜免匈奴中郎將燕瑗，青州刺史羊亮，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，再起皇甫規爲度遼將軍，往鎮朔方。規蒞任數月，即奏舉武威太守張奐，才略兼優，宜爲主帥，自己願爲副。朝廷准如所請，乃遷奐爲度遼將軍，規爲使匈奴中郎將。奐本酒泉人氏，曾爲梁冀故吏，坐黨梁氏，致遭禁錮。皇甫規常與友善，薦牘七上，乃得起爲武威太守。武威僻處西陲，民多愚野，經奐嚴加賞罰，濟以教養，風俗一新，百姓無不悅服，爲立生祠。至遷任度遼將軍，并得皇甫規爲輔，愛威並用，夷夏歸心。幽并二州安靜了好幾年。惟桓帝耽情遊樂，屢思南巡，自廣成苑校獵以還，倏忽一載，乃復鼓動游興，託言至章陵祭祖，啓蹕出都。章陵即春秋縣，事見前文。翠華一出，扈從萬計，比前此校獵廣成時，熱鬧加倍，途次徵求費役，更形騷擾，獨護駕從事胡騰，看不過去，上言天子無外，乘輿所幸，即爲京師。臣請以荊州刺史，比司隸校尉，臣自同都官從事。桓帝依議施行，騰乃得嚴

申約束，遇有閣宦私索等情，立令州縣報聞。州縣如有徇隱，罪與同科。得此一舉，纔覺紀律肅然，莫敢干擾。車駕到了章陵，謁祭園廟，頒賜守令以下，多寡有差，再啓行至雲夢澤，臨覽漢水，復還幸新野，徧祀湖陽、新野兩公主各祠。兩公主，係光武帝祠。然後返駕入都，時已爲延熹八年的殘臘了。越年正月，詔遣中常侍左官前往苦縣，致祭老子。真是多事，且由宦官主祭，老子有靈，豈肯就鑒？

待至左官獲命，漢巧權閹得罪，官亦被劾，聲勢隆隆的左官，到此亦無術求生，只好自尋死路了。說起權閹得罪的禍根，起自益州刺史侯參，參爲中常侍侯覽親弟，倚兄勢力，貪暴橫行，凡民間財產豐富，卽誣以大逆，誅滅全家，沒入財物，前後得贓無數，怨積全州。事爲太尉楊秉所聞，因卽據實糾彈，有詔用檻車逮參，參在道自殺。京兆尹袁逢，至旅舍閱參行李，共有三百餘車，統載金銀珍玩，光耀滿目，特上書報聞。乘乃再勅侯覽，請一併放黜，語云：

臣案國舊典，官豎之官，本在給使省闈，司昏守夜，而今狼受過寵，執政操權，其阿諛取容者，則因公褒舉，以報私惠，有忤逆於心者，必求事中傷，肆其凶忿，居法王公，富擬國家，飲食極肴膳，僕妾盈執，素雖季氏，專魯穰侯擅秦，穰侯卽秦昭王舅，何以尙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，貪殘元惡，自取禍滅，覽固知嚴重，必有自疑之意，臣恐以爲不宜復見親近，昔齊懿公刑邴歆之父，奪閭職之妻，而使二人參乘，卒有竹中之難，春秋書之，以爲至戒。蓋鄭詹來而國亂，事見公羊傳，四佞放而衆服，四佞卽四凶，以此觀之，容可近乎覽，宜卽屏斥，投畀有虎，若斯之人，非恩所有，請免官送歸本郡，全其餘生，則憂足弭而爲德亦大矣。

桓帝覽奏，還是不忍罷覽，再令尙書召秉掾屬，用言詰問道：「公府外職，乃奏劾近官，經典漢制，曾有此故事否？」掾吏答道：「春秋時，趙鞅與甲晉陽，入除君側，經義不以爲非，傳謂除君之惡，唯力是視，漢丞相申屠嘉，面責鄧通，文帝且爲請釋，本朝故事，三公職任，無所不統，怎說不能奏劾近官呢？」理出充足尙書無詞可駁，還曰：「桓帝桓帝不得已罷免覽官。」司隸校尉韓續，復奏列左官罪惡，及官兄太僕左稱，官與稱膽怯心虛，自恐不能逃罪，並皆仰

藥畢命。續又劾其瑗兄恭，歷任沛相，受賊甚多，亦應按賊治罪，詔即徵恭下獄。瑗入宮陳謝，繳還東鄉侯印綬。桓帝令瑗免官，貶爲都鄉侯。瑗歸死家中。時單超、唐衡、早卒、徐璜亦死，子弟本皆襲封，至此並降爲鄉侯。這就是五侯的結局。只有左悺自盡，餘皆令終，不可謂非得遇。皇后鄧氏，專制後庭，母族均叨恩寵，兄子康已早封淮陽侯，康弟統復襲后母封邑，得爲昆陽侯。鄧后每宣，曾封昆陽君，至是宣殺，改令統襲封。統從兄會，却襲后父香封爵，得爲安陽侯。統弟秉，又受封清陽侯，就是后叔父鄧萬世，嘗拜官河南尹，與桓帝並坐博奕，寵幸無比。約莫有六七年，鄧后色已衰，桓帝又別選麗姝，充入後宮，先後不下五六千人，就中總有幾個容貌超羣，賽過鄧后。桓帝得新忘舊，自然把鄧后冷淡下來。鄧后不免懷忿，時有怨言，又因桓帝所寵，莫如郭貴人，因與他積成仇隙，互搬是非。郭貴人甫承寵眷，一言一語，皆足移情。桓帝素來昏庸，怎能不爲所蠱蔽？郭貴人樂得媒孽，遂把那鄧后行止，隨時譖毀，說得他如何驕恣，如何妒忌，惹動桓帝怒意。於延熹八年正月，廢去皇后鄧氏，擡往暴室，活活幽死。河南尹鄧萬世及安陽侯鄧會，並連坐下獄，相繼瘐死。鄧統等亦逮繫暴室，褫奪官爵，黜歸本郡，財產俱沒入縣官。鄧氏復敗，前度遼將軍李膺，再起爲河南尹，適值宛陵大姓羊元羣，自北海郡罷官歸來，賊罪狼藉，膺表陳元羣罪狀，欲加懲治。那知元羣行賂宦官，反說膺挾嫌中傷，竟將膺罷官繫獄，輸作左校。前車騎將軍馮緄，復入爲將作大匠，遷官廷尉，接驗山陽太守單遷，因他情罪從重，笞死杖下。遷爲故車騎將軍單超親弟，中官與有關係，遂飛章構成緇罪，亦與李膺同爲刑徒。中常侍蘇康，管霸，霸佔良田美產，州郡不敢詰，大司農劉祐移書州郡，將二關佔有產業，悉數沒收。二關當然泣訴。桓帝、桓帝大怒，亦將劉祐下獄論罪，輸作左校。太尉楊秉，正欲爲三人訟冤，不意老病侵尋，竟致不起。秉中年喪妻，不復續娶，居官以清白見稱，綽有父風，嘗自謂我有三不惑：酒色與財，及病歿時，年已七十有四。桓帝賜葬陪陵，特進陳蕃爲太尉，蕃奉詔固辭，道「一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，臣不如太常胡廣、齊七政訓五典，臣不如議郎王暢、聰明亮達，文武兼資，臣不如弛刑徒李膺」。願陛下就三人中，簡賢授職，臣却不敢濫廁崇階。桓帝優詔不許，蕃乃受命就任入朝。白

事屢言李膺馮緄劉祐三人冤屈，應即日赦宥，賜還原職。桓帝置諸不答。蕃復跪請再三，反覆陳詞，備極懇切，仍未見桓帝允許，乃流涕起去。司隸校尉應奉，見蕃屢請不准，獨上疏申訟道：

昔秦人仰寶於楚，昭奚恤花以羣賢，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，齊威王答以四臣。夫忠賢武將，國之心膂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，大司農劉祐，河南尹李膺等，執法不撓，誅舉邪臣，肆之以法，衆庶稱宜。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，遂出莒僕，於舜之功二十有一。今膺等投身彊禦，畢力致罪，陛下既不聽察，而猥受譴訴，遂令忠臣同愆元惡，自春迄冬，不蒙降恕，遐邇觀聽，爲之歎息。夫立政之要，記功忘失，是以景帝捨安國於徒中。景帝時，譴安國爲梁大夫，坐法抵罪，後復起爲梁內史。宣帝徵張敞於亡命。敞爲京兆尹，殺人亡命，會冀州亂，復徵爲刺史。綱前討蠻荆，均吉甫之功。

周尹吉甫，征服獫狁，祐數譖著明。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，膺威著幽并，遭愛度遼，今三陲蠢動，王旅未振，易稱雷雨作解，君子以赦過宥罪，乞原膺等，以備不虞，是臣等所無任翹望者也。

經此一疏，却蒙桓帝聽從，便將三人赦罪。陳蕃屢言不聽，應奉一疏即行，爲善計已可引身退去。已而桓帝擬立繼后，意在采女田聖。聖家世微賤，獨生得妖嬈，豔冶姿態絕倫。桓帝得了此女，又將郭貴人撇諸腦後，日夕與田聖同處相偎相倚，如漆投膠，因此欲將聖冊立爲后。司隸應奉伏闕固諍，力言田氏單微，不足爲天下母。太尉陳蕃亦申言后宜慎選，不如冊立寶貴人，却是世家舊戚，足配聖躬。桓帝無可如何，乃立寶貴人爲繼后。后爲寶融玄孫，寶武女兒。即章帝后從祖弟的孫女，入宮未幾，得爲貴人，既已正位中宮，父武得進任城門校尉，受封槐里侯。惟寶后姿色不及田聖，桓帝因公論難違，勉強冊立，所以御見甚稀，有名無實。那桓帝的愛情，仍然專屬田聖一人。小子有詩歎道：

溺情無過綺羅叢，慾海沉迷太不聰。二十年來昏濁甚，徒教婦寺亂深宮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續敘。

隱不違親，貞不絕俗，乃郭林宗一生確評。林宗生遭衰世，已知大局之不可復支，惟悲天憫人之衷，始終未忍不得已栽培。

後進，使之成材，爲斯文留一綫之光。孔孟之轍環天下，教授生徒，猶是志耳。彼陳蕃、李膺諸人，知進而不知退，毋乃昧機。且於鄧后之廢死，蕃正在朝輔政，不聞出言諫諍，延至繼立中宮，方謂田氏微賤，不如選立寶貴人，夫鄧后何罪，不過爲兒女私嫌，竟遭幽死。寶后何德，乃請立爲后，厥後北寺之冤，已隱伏於后位之廢立時矣。徐孺子嘗誡郭林宗，而於下榻之陳蕃，反未聞預爲規諫，抑獨何也？

第五十三回

激軍心焚營施巧計

信讒構嚴詔捕名賢

却說桂陽太守陳奉，前已勦平長沙賊黨，見五十二回。復破滅桂陽賊李研，桂陽乃安。惟餘賊卜陽、潘鴻等，逃入深山，伏處年餘，覲得兵防少弛，又四出劫掠，蹂躪居民，還有艾縣殘賊，亦與卜潘二賊連合，大爲民患。荊州刺史度尚，頗有膽略，招募蠻夷雜種，懸賞進討，大破賊衆，連平三寨，奪得珍寶甚多。卜潘二賊，仍竄入山谷間，黨羽猶盛。尚欲窮搗賊巢，殄絕根株，只士卒已屢囊滿盈，不願冒險再入，彼此逍遙自在，各無鬥志。尚乃想出一法，向衆揚言道：「卜陽、潘鴻，乃是多年積賊，能戰能守，未易驅除。我兵已經勞苦，且與賊相較，還是彼衆我寡，一時不便輕進。今宜徵發諸郡兵馬，併力擊賊，方可圖功。爾等可隨時習勞，出外射獵，毋使游惰，待至諸郡兵到，大舉進勦，豈不是一勞永逸麼？」士卒聞言，很是喜悅，當即成羣結隊，共出游獵，每日獲得禽獸，充入庖廚，足供大嚼，衆情愈加踴躍。遂至傾寨俱出，四處弋射，盡興始歸，不意到了營旁，統是驚心慌目，叫苦連天。原來那幾座營寨，都已變做灰燼，所有平時珍積，被祝融氏收拾盡淨了。却是奇絕，看官閱此，還道是營中失火，誰知却是度尚的祕計。尚見軍心懈弛，無非爲驕富所致，因特誘他出獵，密令心腹將士，暗地縱火，燬去各營，使他失所憑藉，然後可以再用。大衆未知尚謀，正在自悔自恨，涕淚交併，可巧向來營巡視，故意頓足道：「我令汝等出獵習勞，實爲平賊起見，今營中無故被燬，致失

汝等蓄積，怕不是由賊狡計，前來放火麼？這都是我失防開，致遭此害，我定要向賊求償呢！」說至此，見大眾並皆感泣，又繼續宣言道：「卜潘二賊的財貨，足富數世，諸君若能努力擊賊，便可悉數取來，區區小失，不足介意，明日就進搗賊巢便了！」雖是一番權謀，但欲驅策兵，亦不得不爾。衆皆應聲道：「願如尊命！」向心中大喜，飭各軍秣馬蓐食，待旦即發。未幾已是黎明，便傳出號令，全軍啓行，自己亦披掛上馬，揚鞭急進，馳抵賊砦。卜潘潘鴻等賊甫經起食，一些兒沒有防備，被官軍長驅殺入，如削瓜刈草一般。卜潘二賊棄食出奔，由吏士搶步趕上，亂刀交揮，任他兩賊如何兇悍，已剝得有頭無尾，血肉模糊。餘賊大半飲刀，剩了幾箇腳長的毛奴，雖得僥倖逃生，也已心膽交碎，情願改過自新，變做平民。荊州大定，羣寇悉平。向以功得封右鄉侯，調任桂陽太守。越年徵還京師，改命任胤爲桂陽太守。荊州兵目朱蓋等，戍役日久，財貨不足，復懷恚作亂，與桂陽賊胡蘭等合併，共計三千餘人，進攻桂陽，焚掠郡縣。任胤膽小如鼷，棄地逃走，賊衆輾轉追脅，多至數萬，移擾零陵。太守陳球嬰城拒守，掾吏向球進說道：「賊勢甚盛，明公不如挈家避難，尚可自全。」球勃然發怒道：「太守分國虎符，受任一方，豈可顧全妻孥，折損國威，如敢再言奔避，立斬勿貸！」掾吏乃咋舌退去。球卽削木爲弓，斷矛爲矢，引機板發，射死賊黨多人。賊攻城不下，因決城外流水，灌入城中。球相視地勢，據高屯兵，反引水淹賊，賊衆驚駭，乃將流水洩去，內外相拒十餘日。全城無恙，朝廷再授向爲中郎將，使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，往救零陵。向連敗賊衆，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調集各郡士卒，合力討擊，大破胡蘭。蘭急不擇路，驟馬亂奔，向督兵追及，張弓搭箭，射倒蘭馬。蘭顛仆地上，當由服快腳快的軍士趕出一刀了結賊命。餘賊失去頭顱，共約三千五百級。朱蓋等竄往蒼梧境，復被交趾刺史張磐擊退，仍還荊州。後來爲零陵太守。山陽人徐係，丹陽人兩人爲同時名將。至朱蓋等入蒼梧境，復被交趾刺史張磐擊退，仍還荊州。後來爲零陵太守。楊璇討平，這且無庸細表。

且說李膺遇赦後，復起爲司隸校尉，他本生性剛直，不肯詭隨，雖已迭經挫折，仍然風裁嚴峻，執法不阿。小黃

門張讓弟朔，爲野王令，貪殘無道，甚至刑及孕婦，一聞膺爲校尉，使卽罷罪入京，匿居乃兄第舍，果然膺聞風往捕，親率吏卒至讓家，四壁搜索，不見形影，及見室有複壁，卽令吏卒毀壁入視，得將張朔覓着一把抓住，押赴洛陽獄中，訊鞫得供，立卽處斬。讓遣人說情，已經無及，沒奈何入訴桓帝，謂膺專擅不法，桓帝召膺入殿，當面詰責，問他何故不先奏請，便卽行誅，膺從容答道：「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諸京師，春秋不以為非，禮云公族有罪雖加三宥，有司尚可執憲不從，且孔子爲魯司寇，七日卽誅少正卯，今到官已越一句，自恐稽遲獲罪，不意反欲速見譏，就使臣罪至死，還望陛下寬限五日，使臣得殄除元惡，然後退就鼎鑊，也所甘心了！」元惡何能盡除，徒使權側目，傳亦可以休矣。桓帝聽着，因他理直氣壯，不能再詰，乃旁顧張讓道：「這是汝弟有罪，應該加戮，不得專答司隸呢！」遂令膺退去，張讓亦只好趨出。嗣是黃門常侍皆屏足帖息，雖經休沐，不敢復出宮省。桓帝怪問原因，衆閣並叩頭泣語道：「畏李校尉！」是時朝廷日亂，綱紀頹弛，惟膺不屈不撓，好似中流砥柱，士人或得邀容接，輒相欣慶，號爲登龍門。魏將燒尾，奈何奈何？太尉陳蕃薦引議郎王暢，進爲尚書，出任河南太守，奮厲剛猛，與李膺齊名，太學諸生三萬餘人，常欽慕陳蕃、李膺、王暢等人，交口讚美，編出三語道：「天下楷模李元禮，不畏強禦陳仲舉，天下俊秀王叔茂。」元禮仲舉叔茂便是李膺、陳蕃、王暢三人的表字。自從太學生有此標榜，遂致中外承風，競相臧否，執忠執奸，執賢執不肖，往往意爲褒貶，信口歌謠，於是君子小人，辨別甚清，君子與君子爲一黨，小人與小人爲一黨，小人只知爲惡黨，派却結得牢固，不至分爭。君子與君子，有時爲了學說不同，政見不同，却互生齟齬，又從一黨中分出兩黨來，兩黨相排，久持不下，反被小人從旁竊笑，乘隙攻入，得將黨人二字，加到君子身上，聞君不察，疑他結黨爲非，聽信讒言，濫加逮捕，鬧得一塌糊塗，這就叫做黨禍。小人原屬可恨，君子亦不能無咎。

看官聽着，待小子敘明東漢黨禍的源流。一朝大獄，應該特別敘明。先是桓帝爲蠡吾侯時，曾向甘陵人周福受業，及入承大統，便擢福爲尚書，又有甘陵人房植，曾一任河南尹，也有重名，福字仲達，植字伯武，鄉人替他作歌道：